

# 再见了,亲爱的

谢旭晴

儿孙们簇拥着明杰。临出门时,他又转身折到里屋,俯身对着升降床上的老伴柔声说:他们非要给我过八十大寿,客人都到齐了,我这就要去饭店了,你在家要好好,等我下我就回来了!又握了握英子冰凉的手,像哄孩子一样,再过两年,就该你了,你要听话哈,到时候,咱也热热闹闹地给你过八十……

两人熟悉的目光对视……英子张了张嘴,说了只有明杰能听懂的话,他点了点头,嘱咐了保姆几句,这才松开老伴的手,给她掖了掖被角,出屋和等着的一群人一起上了车。

他出门了,她这次没有哭。这一年来,随着自己身体一日不如一日,现在连翻身都是靠别人帮忙,每逢他要短暂离开,哪怕一会儿不见,她都会像孩子似的哭闹,今天是他八十岁生日,是他的好日子,一定不哭!

虽然她不会说话了,她心里还是明镜似的,明杰八十岁了,好快呀!他们一起走过快六十年了,孙子、外孙都成年了,重孙也来报到了,多大的一家人呀,想想年轻的时候,就他们两个。

那时多好啊,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医生,英俊潇洒,笑起来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,她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他了。她是小镇上的一个小裁缝,提亲的人踏破了她家的门槛,她就是不同意,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,上面有几个哥哥,她妈妈拗不过她,只好答应她和

家庭成分高的他谈婚姻。他说她的手像水葱,脸像月亮,眼睛像星星,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牵走了他的魂。

他说他要一辈子对她好。她有时也会俏皮地问他,如果我老了、丑了,你还会对我好吗,他说时间会告诉你的。

他们结婚了,头几年没房子,就住在他妈妈的裁缝店里。后来,他搞医学研究,出了成绩,调进城,有了单位,分到房子。她就在医院旁租了一个小铺面,继续做裁缝。他下班回家做好了饭送过去,如果遇上晚上她熬夜赶做衣服,他也会陪着她,一块儿回家,这样平淡而幸福的日子过了一年又一年。

一双儿女长大成人,有了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家庭,也不时兴手工做衣服了,她关了裁缝店,在家当家庭妇女,做家务,带孙子。不知不觉他也退休了,两人一起做家务、带孩子。少年的夫妻老来的伴,都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啊。

八年前,她一次意外跌倒,引起第一次中风,深度昏迷。醒来之后,在洁白的病房里,第一眼,她看到了守护在床边的他,他说,英子,你醒了,我就知道我们会要好好的。病,不饶人,她又做了心脏搭桥手术,她醒来的第一眼又看到了他,她心安了!他牵起她不再是水葱一样的手说,英子,你醒了,我就知道我们会要好好的……

病好出院了,她走路走不稳了,手指不灵活了,五官也不对称了,她哭了……他说,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又粗又长的



大辫子摇来摇去!她被逗笑了。

一年前,她又犯病了,又是中风,病危通知书都下了。他挡在死神之门,硬是把她抢了回来:不会走路了——不能坐轮椅了——不会说话了。他每天精心伺候她吃喝拉撒、擦洗身子,给她讲过去的故事,逗她开心。她一睁眼,就能看到他,她的心就安顿下来了,如果不见,她就会像孩子一样哭了。

今天他是八十岁的寿星,晚辈们都在酒店给他拜寿呢,那场面一定非常热闹。他穿着大红的衣服,还是那么英俊潇洒,像结婚那天一样。英子想着,甚至还感觉嘴角扬起了一丝笑意。

她做了一个甜蜜的梦。她和英俊潇洒的明杰牵着手走在春天的小河边,清凌凌的水,蓝莹莹的天,绿油油的草坪,英子甩了一把她的长辫子,他凝视着她星星一样的眼睛说,英子,你真美!

吃完生日宴,明杰急着往回赶,也许是太累了,几分钟的时间,他竟然坐在车里睡着了。梦见自己和年轻漂亮的英子牵手在春天的小河边走啊走,他说,英子,你的手像水葱,脸像月亮,眼睛像星星……英子一甩大辫子,挣脱了他的手,瞬间飘到了河那边。在青山绿水间,冲他挥挥手:谢谢你,再见了,亲爱的……

## 蓼城奇人申木匠

裴祖军

蓼城东 10 里的沙河岸边有个小镇,叫沙河镇;沙河镇黄土村有个庄子,叫红石庄。红石庄有个木匠姓申,申木匠木工活做得好,做得绝,十里八乡远近闻名。

申木匠出身木匠世家,曾经家业很大。到申木匠父辈,家业早已败尽。申木匠弟兄仨,他排行老大,18 岁分家,只分得一把斧头。

刚分家时,申木匠还不会做复杂的家具,今个在张家做根擀面杖,明个在王家做个锄头和齿耙,只求混口饭吃。

因为经常挨饿,能有活干不易,申木匠倍加珍惜每一次干活的机会,一根木头拿在手里,总要掰扯半天,哪头是根,哪头是梢,哪头轻,哪头重,哪个弯朝里,哪个弯往外,都有讲究。比方说,一个锹把吧,申木匠做的,掂起来,不粗不细刚好一把握住;扛起来,不软不硬不硌肩;使起来,不累胳膊不磨手

得劲得很,挖起地来还出活。

有人问:“都是一根棍子,咋你做的锹把这么俏巴呢?”申木匠自豪地把脸一扬:“别的木匠干活,只求快,干完活,拿钱走人。我动斧头前,要瞅瞅木头,如果树弯了,就要考虑方向,弓背弯子朝后泄劲儿,挖土费力,弓背弯子朝前顺劲儿,干活省力。树梢松泡一点,肯定轻些,放在上头,树根实沉一点,肯定重些,放在下头,这样挖地夯土抡起来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。”

大家都感觉申木匠说得有理,一传十传百,找申木匠干活的人越来越多,申木匠的手艺也越来越精。他做的桌椅板凳,怎么摇怎么晃也不吱呀。他打的板床衣柜怎么受潮也不走扇。他制的门板推窗,从不用一根钉,卯榫一插,用锤子砸两下,严丝合缝,就像原来长得一样,用十年二十年不带脱榫的。

申木匠是挨过饿受过苦的手艺人。他常说:“手艺人只有活好,才能好活。”也真是这个道理,他的活干得好了,找他干活的人就多了,他的日子也一年比一年红火了。不几年,申木匠就盖了房,娶了妻,生了一儿一女。

后来兴打工了,乡下

人有钱了,进城了,上楼了,都喜欢买板材,请木工到家现场做家具。申木匠也与时俱进,拉着一车工具进了城,做起了现代装修。甭管什么家具,什么样式,只要你给他一张图,让他瞄上一眼,他准能原原本本给你做出来,往屋里一摆,不大不小不高不矮不宽不窄,任是谁也挑不出一毛病。

活完验收的时候,申木匠带着东家看他做的门套、窗套、垭口、隔断、玄关、衣柜、鞋柜、书柜、酒柜、地柜、吊柜、橱柜、床头柜、电视柜……里里外外上下下几十样,边看边说:“现在油漆工还没上,砂纸没打,你只管用手划拉,要是手上扎根小木签子,我的工钱一分不要。要是能找到一条超过一毫米的缝,我倒赔你材料钱。”

牛皮不是吹的,申木匠干的活,就连最挑剔的东家,也找不出砍价抹零的借口。

手艺人有个特点,能耐越大,脾气就越古怪。申木匠也一样,干了几十年木工活,楞没有一个人入他眼的,连个帮手都没有。同村有个小陈,初中毕业在外游荡几年,打算学手艺,选来选去,就拜申木匠为师了。

按理说,一个初中毕业的木工学徒,按尺寸锯木头应当不难吧,可拜申木匠为师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申木匠在梯子上面喊:“长 25.57 厘米,宽 50.52 厘米。”这可难坏了徒弟小陈,木工用的折尺、卷尺、拐尺,无论哪一种尺子,都只有厘米、毫米,精确到毫米的尺

子还真没有。

小陈锯一块,长了,安不上,再锯一点,短了,料废了。如是再三,申木匠火了,一伸手把小陈扒拉老远:“做木工的,要有两把尺子,一把在手上,还有一把在心里。一次错半毫米,这十来块板子排到头,手指头能从缝里捅出去。”

小陈也不是善茬,硬说申木匠刁难他。三说两说,师徒俩吵了起来。最后,小陈把工具一扔,掉头找老汪学贴地砖去了。

望着小陈的背影,申木匠直摇头,让他想起贴地砖的老汪常说的那句话:“现在年轻人,不愁饭吃,对手艺没有敬畏了。”

晚上在家,申木匠细细琢磨老汪说的话,感觉越琢磨越有道理,想和孩子们聊聊,随手打个电话给远在外地的女儿。

申木匠的女儿在医疗模具公司做设计。电话一接通,女儿还在加班。“爸,我这还在上班,晚会我给你回过去啊!”“咋忙啊?”“我们公司生产的模具,精度要求比日本德国的都高。我做设计的精确一微米,良品率就提高一大截。”“哦,一微米多少米啊?”“一微米是千分之一毫米,万分之一厘米。”

申木匠放下电话,怎么也想不出一微米有多小,随手又打给儿子。“孩啊,我在手机上看你们公司的新闻,你们干了啥事呢?咋和美国过不去呢?”“不是过不去,是竞争,我们生产的东西还有几纳米就赶上美国了,他们怕我们超过了,就制裁我们。”“哦,几纳米啊,应当很快赶上吧?”“还得好几年赶呢?”“哦,你慢慢赶吧,别太累着。”

“毫米、微米、纳米……应当差不多吧?”申木匠放下电话,慢慢嘀咕着,随手打开电视,看着自己最爱看的节目。

